

PHILIP ROTH

菲利普·罗斯全集

PR *The Prague Orgy*

布拉格狂欢

[美] 菲利普·罗斯 著

郭国良 译

非
外
借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PHILIP ROTH

菲利普·罗斯全集

The Prague Orgy

布拉格狂欢

[美] 菲利普·罗斯 著

郭国良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拉格狂欢/(美)菲利普·罗斯(Philip Roth)著;

郭国良译.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9.1

(菲利普·罗斯全集)

书名原文: The Prague Orgy

ISBN 978-7-5327-7913-0

I.①布… II.①菲… ②郭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美

国—现代 IV.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5666 号

Philip Roth

THE PRAGUE ORGY

Copyright © 1985, Philip Roth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(STPH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字: 09-2018-727 号

布拉格狂欢

[美] 菲利普·罗斯 著 郭国良 译

责任编辑/李玉瑶 装帧设计/胡枫

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 插页 5 字数 43,000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7-7913-0/I·4871

定价: 39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571-85155604

philip
Roth

……摘自祖克曼的笔记

1976年1月11日，纽约

“您的小说，”他说，“绝对是我一生中最爱看的五六本书之一。”

“你一定要转达西索夫斯基先生，”我对他的同伴说，“他对我实在太过奖了。”

“你对他实在太过奖了，”她告诉他。这是一个大约四十岁的女人，浅色眼珠，宽阔的颧骨，深色皮肤，梳着朴实的分头——一张因心烦意乱而显得有趣的脸。她静静地坐在我沙发的边沿上，太阳穴处有一根青筋凸

起，看起来很危险。穿着一身黑衣服，就像哈姆雷特王子。她那条宛如丧服的黑色天鹅绒裙子在臀部的位置有相当严重的磨损。她擦着气味浓烈的香水，丝袜抽丝了，神经几近崩溃。

男人显得年轻一些，也许比她小十岁：身板厚实，个子矮小结实，鼻子狭小，却有一张宽阔的脸，看上去像个拳击手，拥有让人害怕的能力。我能看到他放低眉毛，破门而入的样子。但他那头略长的头发却让他看上去十分英俊，厚重光滑的头发，发色几乎像东方人一样深沉、发亮。他穿着一套灰色的西装，衣服的材质有些微微发亮，上衣在腋下的开口很高，因此肩膀部位有些皱褶。裤子紧紧贴着强壮得不成比例的下半身——就像一个穿着长裤的足球运动员。他脚上那双尖尖的白色皮鞋需要好好修理一下；他的白色衬衫显然已经穿旧，最

上面的纽扣没有系上。看上去有点像浪荡子，有点像匪徒，又有点像特权在握的翩翩少年。那位女士的英文带有浓重的口音，可是西索夫斯基的英文听上去只是略有瑕疵，并且他说话的态度相当自信——元音发得犹如优雅的牛津大学生一样，只是略有些古怪——偶尔的几个句法错误在我听来却透露着一丝狡猾的意味，像是一场讽刺的游戏，用来提醒他的美国主人自己毕竟只是个难民，初来乍到没多久，却已能如此流利迷人地掌握当地的语言。尽管表面上他对我十分尊重，我却认定他是一个强硬的人，一匹因愤怒而获得力量的种马。

“让他跟我谈谈他的书，”我对她说。“书名叫什么？”

但他仍然继续谈论我的作品。“你的作品是我从罗马来到加拿大以后买的第一本书。我听说这本书出版后

在美国激起了一些人的愤慨。在你善意地答应接见我之后，我特意去了趟图书馆，想看看美国人到底是如何看待你的作品的。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有兴趣，因为我的作品在捷克也被人们痛骂。”

“是怎样的痛骂？”

“拜托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不希望比较我们两人的作品。你的作品是天才之作，而我的则一无是处。我研究卡夫卡的时候，发现其作品的命运根本就在卡夫卡研究专家们的手中，这让我觉得比他作品中约瑟夫·K的命运更荒诞可笑。我觉得你也蒙受了相同的不公。这种中伤和诽谤让人以为其中的荒谬属于你的作品，就像卡夫卡研究者的愚蠢属于卡夫卡一样。甚至就像我写的那小破书被禁，也会造成类似的特点一样，完全不是我的本意。”

“为什么会被禁呢，你的作品？”

“你身上所必须背负的愚蠢远重于禁令。”

“不对。”

“恐怕就是这么回事，亲爱的大师。你开始贬低自己职业的意义。你开始相信没有什么文学文化是重要的。你的立场存在感在明显地减弱。这真是令人遗憾，因为事实上，你写了一部杰作。”

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他到底喜欢我作品的哪一点。也许他并不是真心喜欢。也许他根本没读过。他这种坚持透露出某种微妙的意味。这个潦倒的流浪汉不会仅仅因为同情一个美国人的成功而改变初衷。

他想要什么？

“但其实是你，”我提醒他，“是你被剥夺了继续从事自己职业的权利。不管受到怎样的诽谤，我已经得到

了丰厚的——异乎寻常的——回报。从上东区¹的一场演讲，到帮助可敬的杀人犯保释出狱，应有尽有。这就是此地诽谤和丑闻带来的力量。被严酷惩罚的人是你。禁止你写书，禁止你出版，把你从祖国赶走——有什么能比这更恼人更愚蠢？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作品做出高度评价，但用不着说什么‘亲爱的大师’体现你的礼貌，我亲爱的朋友。是什么让你写出那么一本争议不断的书？”

女人开口了：“兹德内克，告诉他。”

“告诉什么？”他说。“对他们来说，一次讥笑比彻底的意识形态狂热更难以接受。我一笑置之。他们是理论家。我痛恨理论家。正因如此才会有那么多的冒犯。

1 曼哈顿的富人聚集区，同时也是艺术馆大道和名牌购物中心的所在地。

这也让我产生了疑虑。”

我让他解释一下他疑虑什么。

“一九六七年我在布拉格发表了一篇无伤大雅的讽刺之作。一九六八年，俄国人¹造访了布拉格²，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东西。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让我颇感兴趣的是，我在图书馆读到了那些针对你作品的愚蠢评论。当然了，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愚蠢，而是其中根本没有一篇能称得上富有洞见。一个人在美国读到这样的东西，自然会对未来，对整个世界，对所有的一切深感恐惧。”

“对未来，甚至对整个世界怀有恐惧，这我理解。但

1 原文为 Russian，但此时为苏联时期。

2 1968年1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开始了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，被称为“布拉格之春”。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。

是对‘所有的一切’也抱有疑惧？对一个受到愚蠢评论的作家表示同情，会为你带来一个终生的朋友，西索夫斯基，但是既然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，我希望能听听你所谓的疑虑。”

“把你的疑虑告诉他，兹德内克！”

“我怎么告诉？说实话，我根本不相信我这所谓的疑虑。我觉得我根本没有任何疑虑。只是我觉得我应该有疑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我还记得布拉格被侵入之前的时光，”他说。“我向你发誓，有关你作品的任何一条评论都不可能在六十年代的布拉格发表——水准实在太低了。尽管事实上根据简单的概念来看，我们是斯大林式的国家，而美国是个学术自由的国家。”

“兹德内克，他不是想听关于这些评论的话——他希望听听你的疑虑！”

“冷静一点，”他安抚她。

“这个人在问你问题。”

“我正在回答呢。”

“那就快回答。赶紧回答。他早就告诉你你已经对他太过奖了！”意大利，加拿大，现在又是纽约——她厌倦了四处漂泊，而现在也开始厌倦他了。在男人说话的时候，她有时会闭上眼睛，抚摸着太阳穴处凸起的青筋——仿佛记起了又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。西索夫斯基惬意地喝着我的威士忌，她却连一杯茶也不肯喝。她只想早点离开，也许就想这样一路奔回捷克斯洛伐克，而且很可能只身一人。

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——趁着她还没有尖叫——问那

位绅士：“虽然你的书被禁了，但你还是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吗？”

“可以。但如果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，恐怕就得逆来顺受了。我不能写作，不能在公共场合演讲，要见朋友必须先接受当局的质问。要想做点事，做任何事，都会危及自己的幸福，以及老婆、孩子和父母的幸福。我在那里有个妻子。我有一个孩子，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，她已经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了。你必须选择屈服，因为你意识到一切你都无能为力。没有人抵抗我们国家的苏俄化。虽然每个人都痛恨祖国被占领，但就长远而言，这并非是人们放弃抵抗的托辞。你们美国人考虑问题，都是以一两年时间为计；而俄国人的思维是以世纪为单位。他们本能地知道，他们会长期存在下去，时间掌握在他们手中。他们内心深深地了解这点，而且他们是对

的。事实上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国家的人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个命运。已经八年了。只有作家和知识分子继续受到迫害，只有写作和思考受到压制；其他所有人都感到很满意，甚至满意于自己对俄国人的恨意，大部分人的生活过的都比以前要好。就谦卑这一条，就足以要求我们对他们听之任之了。你在嚷嚷着说自己的作品无法发表的同时总会扪心自问，是否这只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。我并非像你这样的天才。人们大可以去读穆齐尔¹、普鲁斯特、托马斯·曼和内森·祖克曼，凭什么来读我的作品呢？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愤慨，不只是因为那是篇讽刺文，还因为一九六七年我发表的时候还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。新一代。代表着未来。但这未

1 Musil (1880—1942)，奥地利作家。他未完成的小说《没有个性的人》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小说之一。

来的一代和俄国人相处融洽得比任何人都好。让我留在捷克斯洛伐克，用我的几本小书去惹俄国人的麻烦——何必呢？为什么一定要我再写本书呢？”

“这可不是索尔仁尼琴¹的观点。”

“他愿意这样做就做吧。我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再出版一本充满讥笑的作品？我这样和他们作对，让自己和认识的人陷入险境，到底是想证明什么？但是很不幸，正如我对不计后果的追慕虚名不以为然，我对逆来顺受则更为怀疑。不是为了别人——他们只是做了自己必须做的——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但我也无法容忍自己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。”

“或者说这也只是因为虚荣心？”

1 Solzhenitsyn (1918—2008)，苏联-俄罗斯的杰出作家，苏联时期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。